

全译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我的大学

My University



[苏联] 高尔基/著 周金立/译

广州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我的大学

●
[苏联]高尔基 著
周全立 译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我的大学／(苏)高尔基著；周全立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12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ISBN 7-80731-362-5

I.我... II.(1)高... (2)周... III.长篇小说-苏联
IV.1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004 号

书 名 我的大学

责任编辑 杨斌

责任校对 欧瑞平

封面设计 广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插图绘画 韩霞

装帧设计 于亚琴

出版 广州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510121)

印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大观路科学城莲花砚路丰彩工业园)

邮政编码：510660)

规格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5

字数 130 千 插画 4 幅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

印数 1 ~ 8000 册

书号 ISBN 7-80731-362-5/1 · 39

定价 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MY UNIVERSITY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 李书芳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陈久水 陈丽丽 程 岑

戴玉芳 纪晓星 李荣华

潘解放 唐恒志 唐 健

王 胜 王晓娟 吴 畏

杨法坤 杨正磊 叶道平

邹贤琳

前 言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是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前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始人。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高尔基诞生于伏尔加河畔的俄罗斯历史名城——下诺夫戈罗德城(即今高尔基市)一个木匠之家，四岁丧父，十岁丧母，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卡希林家，十一岁开始独立谋生，先后在鞋店、圣像作坊当学徒，在轮船上帮厨，做过洗碗工、装卸工、锯木工、园丁、面包师、杂货铺店员等等以维持生计。二十岁后，高尔基开始在俄罗斯大地上到处流浪，历尽人间的苦难和生活的艰辛，亲身经历了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在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成长历程中，对苦苦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深切体验，成为高尔基文学创作中永不枯竭的源泉。

十一岁辍学的高尔基还没有读完小学。在伏尔加河上的“善良号”轮船上做洗碗工期间，高尔基遇上了被他称之为“启

蒙老师”的厨师斯穆莱。曾经做过近卫军中士的斯穆莱尽管文化水平不高，却酷爱书籍。他经常让高尔基大声朗诵各种作品给他听，这种“酷爱”深深地感染了高尔基，唤起了高尔基对于读书的强烈兴趣。一八八〇年秋天，年仅十二岁的小高尔基在一个绘图师家中做杂役，但是主人却禁止高尔基看书。高尔基只能在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劳动之后，偷偷地躲起来看书。绘图师的母亲非常吝啬，她丈量了家中所有的蜡烛头的长度，一旦发现短了，便揪住高尔基劈头盖脸一顿痛打。于是高尔基就只能借助铜锅反射的月光看书。有一次，由于他专心看书而烧坏了炊具，招致这吝啬鬼一顿更为残暴的毒打。高尔基被送到医院，医生从他的背上挑出了四十二根木刺。

与今天的孩子们相比，高尔基没有教室，没有老师，没有父母的呵护，常常食不果腹，甚至连一个燃尽的蜡烛头也成为需要以挨打作为代价才能换来的奢侈品！这个出身贫寒的孩子，忍受了重重磨难，在书籍中找到了自己的天地。他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阅读大仲马、巴尔扎克、福楼拜、普希金、司汤达等文学大师的各类作品，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书籍是青年人不可或缺的导师和生活伴侣”；
“热爱书籍吧，书籍是知识的源泉。只有知识才能解救人类，只有知识才能使我们变成精神上坚强的、正直的、有理性的人。”

.....
高尔基这些关于“书”的格言，被千千万万各种肤色的人们传颂至今。

一八九二年，他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俄文意为最大的痛苦）作为笔名，发表了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从此登上俄罗斯文坛。此后四十多年间，高尔基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描写俄罗斯人民的苦难生活，讴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

象，以文学的方式积极探求新的生活道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九〇一年他创作的著名散文诗《海燕》，把勇敢的革命者喻为搏风击浪的海燕，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篇热情洋溢的革命檄文，以及一九〇六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母亲》均受到前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列宁的高度称赞和充分肯定。

一九三三年之后，高尔基这个名字已经传遍了俄罗斯大地。他被授予了列宁勋章，他的故乡下诺夫戈罗德城被改名为高尔基市，莫斯科艺术剧院、列宁格勒大剧院也都被冠以高尔基之名。一九三四年八月，高尔基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这是苏联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苏联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次大会上，高尔基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高尔基在哥尔克逝世，享年六十八岁。两天后，他的遗体被运抵莫斯科，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

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分别是《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高尔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再现了沙皇统治下俄罗斯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生动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末期俄国下层社会的历史画卷。

《我的大学》记述了高尔基在喀山时期的生活。一八八四年，十六岁的高尔基辞别慈爱的外祖母，来到了当时俄罗斯的文化中心——喀山，谋求进入皇家喀山大学读书——列夫·托尔斯泰和列宁都曾经就读于这所大学。

贫苦无助的高尔基来到喀山就发现，进入皇家喀山大学读书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他必须首先谋求生存。于是，他走进了社会这所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大学”。

高尔基成了喀山街头的一个流浪儿，经常与流浪汉、码头工人、小偷以及忍饥挨饿的穷学生为伍，贫民窟和码头成

了他的“大学教室”。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块生铁投进了烧红的炉火里，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在他的心头留下尖锐深刻的记忆。一个偶然的机会，高尔基认识了一个食品杂货店的老板安德烈·捷连科夫，这是一个谦虚、无私的进步人士。每到晚上，许多思想激进的大学生就会从喀山的各条街道跑到捷连科夫的小铺里来，阅读捷连科夫秘密保存的禁书，对沙皇的统治和俄罗斯民族的前途展开慷慨激昂的辩论。高尔基的精神世界从此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逐步走向革命者的行列。

由于得不到正确有效的引导，一直是在摸索着前进的高尔基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他不仅对许多人生问题找不到答案，理论书籍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也让他困惑不安。慈爱的外祖母阿库林娜逝世的消息，终于让孤独、痛苦的高尔基绝望了。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高尔基举枪自杀，所幸子弹没有打中心脏。几个月之后，民粹派革命家洛马斯邀请枪伤已经康复的高尔基到伏尔加河下游的渔村克拉斯诺维多沃，帮助他打理自己的杂货店。高尔基在这个小村庄里与洛马斯一道向村民们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果园主成立合作社，生活的充实让高尔基渐渐走出了心理上的阴影。

一八八八年秋天，由于受到村长和财主们的敌视，洛马斯的小店被人纵火焚毁，二十岁的高尔基只好告别渔村克拉斯诺维多沃，离开喀山，开始在俄罗斯大地上四处流浪。

《我的大学》无论是从主题挖掘还是从写作手法上，都与前两部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不仅是一个年轻人精神成长历程的真实写照，而且对生命的意义和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进行了很多深刻的思考。作品的主人公已从《童年》中那个冷静、客观、藏匿个人观点的叙述者，变成了一个痛苦而又激情洋溢的思想评论者。在保持自传体小说的高度真实性的同时，高尔基以细腻而又犀利的笔锋为我们精心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热情讴歌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又为他们因缺乏知识而导致的愚昧和野蛮扼腕慨叹。

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以其真实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这种真实不仅仅指书中叙述的内容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也不仅仅指作品的叙述语调是公允的，它更多的是指作者对待生活态度是客观真实的。三部曲展示的是“铅一般沉重”的苦难生活，洋溢的却始终是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以擅长撰写传记文学而名扬天下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经在写给高尔基的信中如此盛赞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艺术成就：“我已经多年没有感受过只有在您带有回忆性的作品中才感到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那种开朗，那种人性的真挚……我承认，我很羡慕您善于如此朴素清晰地描写事物的才华。在欧洲，谁也没有这样的才华，甚至托尔斯泰也没能写出如此高度的朴实无华。”

托尔斯泰非常欣赏高尔基发现并描绘了俄罗斯流浪者的生活，称赞高尔基是一个“真正来自人民的人”，是一个给俄罗斯文学带来新天地的人。列宁更是站在政治和民族兴衰的高度这样评价高尔基：“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做出了许多贡献……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这是无可争辩的。”

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是“俄语文学中登峰造极的自传体小说”，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高尔基的作品于一九〇七年传入中国，在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中广为传诵，是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中国文学界曾把他与托尔斯泰、契诃夫并称为俄国文学史上“三座不可逾越的高峰”，鲁迅、郭沫若等都把高尔基当作自己的导师，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作品和论著，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共同的财富。

编委会

于是，我乘船外出去求学。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喀山大学。

我上大学的口想法是由尼古拉·叶甫列英诺夫而起的，他是一位个头矮小但相貌英俊、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长着一双女人般温和柔美的眼睛。他就住我们那栋房子的阁楼上，见我手里常捧着书，他就对我来了兴趣。相识不久，叶甫列英诺夫就开始不断地说服我，要我相信自己“绝对是个做学问的料”。

“您生来就是要为科学献身的。”他潇洒地甩动着他那一头浓密的长发对我说。

那时我还不明白，一只小白鼠也可以为科学研究而贡献生命。叶甫列英诺夫给我讲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①的故事，费尽心机地向我证明，大学里需要的正是像我这样的青年。他还说我在喀山可以住在他家里，利用秋冬两季学完中学课程，然后随随便便——请注意他说的是“随随便便”——参加几个科目的考试，就会得到大学里发放的公费助学金，再读四五年的书，我就成为一名“学者”了。年仅十九岁的、善良的叶甫列英诺夫，把上大学讲得如此轻而易举。

学校终考结束，他就回了喀山。两个星期之后，我也乘

^① 罗蒙诺索夫(1711 – 1765)，俄罗斯第一位驰名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诗人，彼得堡科学院的第一名俄国院士，现代俄罗斯标准语的奠基人、画家和历史学家。著名的莫斯科大学就是在他的倡议下创立的。

船前往他的家乡。临行前，外婆再三叮嘱我说：

“以后不要动不动就对人发脾气，那会让别人觉得你自以为是、不近人情。这都是跟你外公学来的。你已经看到他的结果了，可怜的老头儿，活了那么大岁数，活成了一个傻子。你要记住：不是上帝来惩罚人，只有魔鬼才干这种事。好啦，再见吧……”

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又说：“我们恐怕不会再见面了。我将不久于人世。你这个倔强的孩子，非要跑到海角天涯去……”

这几年我和外婆见面越来越少了。现在，想到这个与我血脉相通、真心爱我的老人真的有可能会离我而去时，心中不禁生出无限的悲哀。

我久久伫立在船尾，望着站在码头护栏边的外婆，她一只手在画着十字，另一只手拿着破旧的披肩揩着她的眼睛，那泪花闪烁的双眼里饱含着深沉的慈爱。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座有一半鞑靼人居住的城市^①，住进了一所偏僻而又拥挤的平顶公寓里。公寓位于一条狭窄、破败的街道的尽头，它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座小山丘上，对面是一场火灾留下的一片废墟。废墟中杂草丛生，茂密的野草和林木中间，高高耸立着废弃建筑物的残垣断壁；废墟的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地窖，一群无家可归的野狗在那里自生自灭。这片令我永生难忘的废墟，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叶甫列英诺夫一家三口——母亲和两个儿子——靠少得可怜的抚恤金勉强度日。刚到他们家那几天，我看见过这位面无血色的寡妇每次从集市上买食品回来，就要在厨房里愁眉不展地发一阵子呆：就算自己不吃，这一小块肉也难以为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做一顿美餐啊！

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灰色的眼睛中蕴藏着温顺而

① 指位于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中游的港口城市喀山。它曾是鞑靼人的喀山汗国的都城，始建于13世纪。1552年，喀山汗国被俄国远征军消灭，喀山遂划入俄罗斯版图。

又坚强的光芒。她就像一匹因日夜劳作而精疲力竭的马，明知自己已无力驾驭负荷太重的家庭之车，却仍然努力地拼命向前拉。

住进她家的第四天早上，我去厨房帮她洗菜，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熟睡。她小心翼翼地悄声问我：“您来这儿干什么？”

“念书，上大学。”

她好像有些惊讶，忽然双眉一挑，额头一皱，一边吮着手指一边跌到椅子上，随即又蹦起来，喊道：“哎呀，见鬼了……”

原来菜刀割伤了她的手指，她用手帕包扎好，夸赞我说：“您削土豆皮削得挺好。”

这点雕虫小技还值得一提？我告诉她我在轮船上帮厨的经历，她接着问我：

“您认为凭这点儿本事就能上大学吗？”

我听不懂她的幽默，就认真地向她叙述我的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到了最后一步，我就完全可以上大学了。

她叹了口气，嚷着：“哎，尼古拉，尼古拉……”

就在这时，睡意未消、蓬头乱发的尼古拉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地跑进厨房来洗漱。

“我说妈妈，我们最好做一顿肉馅饺子吃吧！”

“好吧。”她说。

这正是我显示厨艺的好机会，我就接过话来说，要包饺子，这点儿肉太少了。

没想到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听了我的话一下子就发火了，她十分激动地数落我，说得我面红耳赤。接着她把手中的胡萝卜摔到桌子上，转身走出了厨房。

尼古拉向我眨了眨眼，安慰我说：“她心情不好……”

他在椅上坐下，对我说，女人总是比男人更容易冲动，这是她们的天性。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曾经认真地研究过这一点。

①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

尼古拉非常喜欢利用每一个恰当的机会向我灌输一些必要的知识，我每次也都如饥似渴地倾听他的讲述。但我记不清拉瓦锡^①与迪穆里耶^②到底是谁砍了谁的脑袋，富科^③、拉罗斯福哥^④、拉罗斯查克林^⑤这样的名字在我脑子里也混为一谈了。可爱的尼古拉满怀信心地向我承诺，他要把我“造就成一个人才”。都市青年的自私、轻浮和虚荣，使他对母亲的含辛茹苦熟视无睹，他的弟弟，一个行动笨拙、沉默寡言的中学生，更加感觉不到母亲的艰辛。

倒是第一个清楚地发现了这位可怜的妈妈在厨房里精打细算，每天数着米粒儿做饭，千方百计地填饱自己孩子的肚子，还有我这个相貌平平、不讨人喜欢的小流浪儿。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在我心中都重如磐石。我决定出去找点活儿干，自己养活自己。

为了不在他家吃午饭，我一早就离家出门，躲到外面去。碰上恶劣的天气，我就到废墟下那个大地窖里躲避风雨，闻着猫狗尸体的腐臭气味儿，听着外面沙沙的雨声和风儿的叹息，我突然顿悟：上大学不过是一场美梦而已，如果我当初去的是波斯，一定比现在这样要好。我幻想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法师，可以让一粒谷子长成苹果那么大，一个土豆长到一普特重^⑥，我臆想自己正在为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寻求出路，我要拯救他们。

苦难的日子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经常幻想一些非凡的奇遇和伟大的功勋，这有助于我在精神上战胜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苦难的日子是那样的漫长，我的幻想已经成癖。我并

①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

② 迪穆里耶(1739—1823)，法国将军。

③ 富科(1819—1868)，法国化学家。

④ 拉罗斯福哥(1613—1680)，法国作家。

⑤ 拉罗斯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保皇派首脑。

⑥ 普特，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约合16.38公斤。

不期待外来的帮助，也不渴望幸运的降临，生活条件越是艰难，越能磨炼人的意志，增加人的智慧，这个道理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为了不挨饿，我经常到伏尔加河的码头上找事做，在那里轻易地挣得十五至二十戈比。我置身于装卸工人、流浪汉和小偷骗子之间，觉得自己就像一块被塞进正在炽烈燃烧的炉火之中的生铁，每天都有许多深刻的记忆烙在我的脑海里。在那里，每天在我身边像走马灯似的辗转忙碌的都是一些举止粗野、坦率鲁莽的人，他们从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和对生活的怨愤，我喜欢他们藐视一切、无忧无虑的生活态度，迫不及待地想融入这个热情的群体。读布雷特·哈特^①的小说，更加激起了我对这个群体的好感。

我认识了职业小偷巴什金；他上过师范院校，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因偷盗被打得死去活来，现在肺病缠身。他教训我说：“你干吗跟女孩儿似的缩头缩脑，怕别人骂你不老实？老实，的确是女孩儿的资本，对你来说只能是一副枷锁。公牛老实，但它只配吃干草。”

巴什金貌不惊人，一头红褐色的头发，脸刮得干干净净，像个演员，短小的身材如猫般轻盈灵活。他对我总是以老师和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希望我成功、幸福。他很聪明，读过很多书，他最喜欢的书是《基度山伯爵》。

“这部书主题鲜明，感情丰富。”他说。

他喜欢女人。说起女人他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情绪高昂，那已被打成残疾的身躯就开始兴奋地抽搐，让我不由得心里一阵阵厌恶。即便如此，我依然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因为他的语言很美。

“呵，女人，女人！”他满怀激情地说着，脸颊上顿时生出了红晕，两只深色的眼睛闪耀着愉快的光芒，“为了女人，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女人就像一个初生的魔鬼，她们还不

^① 布雷特·哈特(1836—1902)，美国作家，美国乡土派小说的奠基人。

知道什么是罪孽。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跟女人恋爱更美妙的事了。”

他是个编故事的天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出一首诉说妓女们红颜薄命的凄美哀怨的爱情歌曲。他的歌曲唱遍了伏尔加河沿岸的所有城市，下面这首非常流行的小曲就是他的杰作：

只因家贫寒，
身无靓衣衫，
脸蛋儿也不漂亮呀，
没人娶的姑娘真可怜……

我还认识一个行踪诡秘的人，他叫特鲁索夫，对我很好。他相貌堂堂，衣着讲究，长着音乐家般纤细修长的手指。他在海军村开有一家钟表铺，借着这个招牌私下里干着销赃的勾当。

“马克西姆，你可不能学做扒手！”他风度翩翩地抚着他的灰白胡子，狡黠地眯起他那双自空一切的眼睛，对我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品行高洁的人，你应该另谋出路。”

“什么是品行高洁？”

“就是说你只有好奇心，不嫉妒，也不贪婪……”

这样的夸奖实在让我受之有愧，因为我对许多人和事都产生过嫉妒。举个例子说吧，巴什金独特的说话艺术和诗一般优美的语言风格，就曾引发我的嫉妒。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起他讲的一个爱情奇遇的故事开头：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像一只躲在树洞里的猫头鹰一样，呆坐在斯维亚什斯克这个荒僻小城的一间旅店里。时值深秋十月，秋雨淅沥不止，风儿呜咽不停，仿佛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在无休无止地吟唱一首幽怨委婉的歌曲：喔——，呜——

就在这时，她来了，像一阵轻盈的风。她亮丽的脸蛋带着一抹朝霞般的桃红，透过她眼神中的风尘，我看到的是灵

魂深处的天真和纯洁。她用极其真切的语气说：‘亲爱的，我没有辜负你吧。’我知道她在撒谎，但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相信她。啊！理智使我清醒，爱情又让我迷惘……”

讲故事的时候，他常常眯着眼睛，身体富有节奏地晃动，间或用修长的手轻抚一下自己的胸脯，一副很投入的样子。他略带沙哑的声音并不美妙，但语言却十分动人，真像一只夜莺在歌唱。

我还嫉妒过特鲁索夫，他讲西伯利亚、希瓦和布哈拉^①等地的故事讲得非常精彩，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他肆意嘲讽高级神职人员的生活，有一次竟然偷偷地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②是个“地地道道的专制魔王”。

我觉得特鲁索夫就像一个小说中的“坏蛋”，这些人常常在小说结尾时出乎读者的意料地成了胸怀坦荡的英雄。

每当闷热的夜晚，大家就渡过喀山河，走进小树林，坐在草地上一边吃吃喝喝，一边倾诉心事。聊天的主题多是艰难困苦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奇闻轶事，最热门的话题自然是女人。每当他们谈论起女人，话语中就充满了怨恨和忧伤，像是不小心误入了一个遍地蛇蝎的黑暗洞穴。

在星光暗淡的夜空下，在伏尔加河岸洼地里那茂密的柳丛中，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两三个夜晚。遥遥望去，伏尔加河中一盏盏桅灯像萤火虫一般在湿气浓重的夜幕下缓缓移动，富裕的乌斯隆村庄里的酒馆和房屋里的无数灯光，闪烁在群山起伏的漆黑河岸。货船上的水手发出狼嗥般的吆喝，轮船的轮叶拍击着河水，发出隆隆的轰响。有人用锤子敲打着船上的铁板，一边唱着凄厉的歌，这排遣心中的忧伤的歌声，却给人们平添了又一份哀伤。

人们在树丛里或坐或躺，轻声细语地诉说自己艰辛的生活。每个人都只顾诉说自己的苦难，几乎不听对方说话的内

① 希瓦、布哈拉，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两个城市。

② 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俄国皇帝(1881—1894年在位)。

容。他们抽着烟卷儿，偶尔也喝伏特加和啤酒，但从不贪杯，只是让酒牵着回忆的手走向那难忘的往事。

“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被黑夜摁倒在地的人讲完他的故事，人们表示赞同：

“这类事司空见惯了……”

“谁都知道”、“经常发生”、“见过太多了”，这些话听上去令人丧气，好像就在今夜他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既然人世间的一切都已经历过，以后还有什么事是新鲜的？

这个想法使我和巴什金和特鲁索夫有些疏远，然而我依然喜欢他们。按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步他们的后尘对于我是顺理成章的。尤其在我上大学的理想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与他们就更加接近了。在忍饥挨饿、愤世嫉俗和愁眉不展的日子里，我也曾想去干点触犯“神圣的私有制”的勾当。然而，一个少年的浪漫和崇高理想不允许我偏离正确的人生方向。除了布雷特·哈特的小说，我已经阅读了不少严肃的书籍，书中描写得不太清晰但十分美好的那些东西告诉我，我应当追求比眼前更有价值的生活。

这期间我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他们给了我崭新的印象。常常有一群中学生在叶甫列英诺夫家旁边的那片空地上做一种造小城的游戏，我被他们中一个叫做古里·普列特涅夫的青年迷住了。

他长着一头像日本人那样的黑色头发，皮肤黝黑，脸上布满了雀斑，仿佛被火药抹过似的。他兴致勃勃地做游戏，而且玩得十分机智灵活，说起话来妙语连珠。他很有艺术天赋，听力敏锐，善于鉴赏音乐，他的古斯里琴^①、俄罗斯三弦琴和手风琴演奏得非常娴熟，可惜他仅仅满足于此。几乎和所有天资聪颖的俄罗斯人一样，普列特涅夫躺在与生俱来的天才里混日子而不去积极开发自己的潜力。他的家相当贫穷，一身挂补丁的衣服配上破旧的烂皮靴，这身装束和他豪放不

① 古斯里琴，俄国古代弦乐器，类似于中国的古筝。